

T ~~CALIF~~ 9299.7928

±

2

69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一

左編

奸類

宋黃潛善汪伯彥

上從人望擢李綱為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  
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  
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  
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宮掖  
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啟殺澈并東誅之金人攻



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時行在廣陵相距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謀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相枕籍會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

而前鑄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洲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徵劾之乃罷潛善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而汪伯彥落職居永州鄭慤又論潛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旣逐張慤宗澤許景衡又相繼貶死御史馬伸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

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襍被而行次道中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誤國竄殛於是臺臣奏伸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召實未知其存亾也

### 宋秦檜

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初金人攻汴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

狃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

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

是冬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吳玠自

金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

軍民共議立張邦昌御史馬伸曰吾曹職爲爭臣豈

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伏乞存趙氏檜時爲臺

長以伸言爲然卽進言之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三月

金人立邦昌爲僞楚邦昌遺金書請還孫傳張叔夜

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檜與孫傳張叔

夜何棨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從韓州土皇聞康王卽

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爲任用撻懶攻山陽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以金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入送已者奔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衆傳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撻懶金人縱之必質親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

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尚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及叅議官竝改京秩舟人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除叅知政事先是范宗尹建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濫賞檜力贊其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

任內外。願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願浩專治單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蠶之分職可也。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願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敎以引朱勝非爲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不報。願浩尋以黃龜年爲殿中侍御史，劉棐爲右司諫。蓋將逐檜於程瑀、張燾、胡世將、樓炤等竝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檜黨也。檜初欲傾願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布列清要。願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日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

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死矣。黃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八月，檜罷。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蔡崇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爲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崇禮卽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泊金使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昭合識者。

益知檜與金人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旣  
死捷懶王議卒成其和帝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用  
右相張浚薦也以醴泉觀使兼侍讀赴講筵何薜使  
金還得徽宗及寧德后訃帝號慟發喪卽日授檜樞  
密使恩數視宰臣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宮會浚求  
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  
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於是復相臺諫  
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  
數千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相得甚浚  
先達方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

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方知  
其闇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  
而張相遲留益怒鼎使擠浚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  
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闕  
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奉使朱弁以書報粘罕死  
帝曰金人暴虐不灰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  
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爲然後可以得  
志八年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  
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議以吏部侍郎魏在  
館伴在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檜問砭所以不主和。砭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砭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金使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已和議，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顯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

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議。鼎力求去位，出知紹興府。初，帝無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令憲擇藝祖後得藝祖七世孫瑗，瑗入宮。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帝命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爲口實。及鼎，檜再相。帝出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見之大呼曰：竝后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

八系類集 卷一百四十一  
檜不答檜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籍  
口今當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  
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階下有子  
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  
身奏事鼎遂罷璩卒授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鼎入辭  
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  
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義和  
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  
議檜諭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  
者檜深憾之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終於

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  
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庶言故出  
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  
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爲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宜  
興進士吳師古餒其書于木金人募千金師古坐流  
袁州陳剛中以啟賀銓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  
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知無不言願  
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怒送剛  
中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贛十有一邑安遠濱嶺地  
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歿也剛中果

成尋以銓事戒諭中外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  
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  
講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日儒者所  
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勿顧也願聞所以事敵  
之理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  
大位公當疆兵富主庇民柰何一旦卑辱至此非開  
所聞也于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御史館職等皆  
極言不可和曾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  
危檜駭愕遂出之司勳員外郎朱松等上疏言金人  
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自公卿大夫至

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為仇敵  
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卒禮郎馮  
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羹事為喻  
帝曰朕不忍聞擊颺而起檜乃謫時行知萬州尋亦  
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檜曰邪說橫起胡  
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為御史中丞首劾銓  
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檜猶恐物論咎已與金使議  
改江南為宋詔諭為國信韓世忠凡四十疏力諫有  
金以劉豫相待之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  
許金使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帝

欲待以客禮。世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爲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此王辱臣死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亦不許。金使旣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金使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册上爲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已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册？會三衙帥楊沂中解潛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數見檜議國書事。如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諫。陰一年不言事以告

檜。於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檜卽館中見金使，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初，無需索以叅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勝以鎮浮言，又降御禮，賜三大將。光初謂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

檜大怒光遂求去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克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判太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朝八陵燾還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必不可恃和而忘復讎之大事席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而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七月兀朮殺其領三省事宗磐及左副元帥撻懶拘王倫於中山府蓋兀朮以歸地爲二人

所主將有他謀也檜以其言不讎甚懼謂給事蜀人馮楫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楫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恠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也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力排群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次翁謂無主

議者專爲檜地也。於是檜位復安據之。凡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搖矣。六月檜奏曰。臣昨見捷懶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金兀木戕其叔捷懶。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伐之計。願至江上。諭諸帥同力招討。卒不行。時張俊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鄆城。幾獲兀木。張俊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泃口。鎮諸將所向者。奏捷而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諭旨班師。飛奏金人斂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九月詔飛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

靡輒亂。飛口呿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十一年兀木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門。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柘臯。又破之。檜忽諭沂中及張俊。遽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錡聞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檜欲盡收諸將兵。詔給事中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挫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判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浚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

奏于上以柘臯之捷召韓世忠張浚岳飛並赴行在  
論功行賞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褻之出  
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狀檜亦忌  
之詔三大將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驅馳霜露  
十餘年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遲速進退之計  
當若何張俊韓世忠對曰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糧  
若干率裁量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  
併力或申請不報嘗苦不能專力檜曰有是乎諸公  
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  
靳也岳飛最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如今文臣

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卽了耳檜領之於是世忠  
俊並爲樞密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  
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  
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始諸將苦闕積職  
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  
或溷其家室飛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  
鞭撻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旣下諸校新免所  
隸人人自便共命報應事已略定三人擾擾未暇問  
也稍從容見檜始以置銜漏掛兵權爲請檜笑曰諸  
君知宣撫制置使乎此邊官爾諸公今爲樞密官顧

不役屬邪三人者悵悵而退始悟兵柄見奪初邵隆  
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  
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快快  
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檜恨之徙知叙州檜陰使  
人殺之十月與岳飛之獄檜使諫官萬俟卨論其罪  
張浚又誣飛舊將張憲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  
理寺十一月貶李光藤州十二月殺岳飛檜以飛屢  
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  
之以獄事付卨卨遂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  
歲建節爲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歿獄中子

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先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  
胡鈗再貶新州至是皆遇赦永不檢舉張浚本助和  
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  
雪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  
星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  
京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  
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洪皓歸自  
金國各節獨著以致金酋室撚語直翰死不一月逐  
去室撚者黏罕之左右也初黏罕行軍至淮上檜嘗  
爲之草檄爲室撚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檜意士大夫



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爲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  
陟以非笑朝政下獄張九成以鼓昌浮言貶累及  
僧宗果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十四年先是議建國公  
出閣尚書吳表臣等七人論禮與檜意異於是表臣  
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鼎皆罷始檜爲上言趙鼎欲  
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遂嗾  
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謀密計與范冲等咸懷異  
意冲嘗爲資善翊善故大方誣之其後有言帝未有  
嗣宜祠高禩詔築壇于園丘東皆檜意也台州曾惇  
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臯夔稷契爲不足必曰

元聖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熈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  
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自曆五百九十卷自檜再  
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  
日曆時政亾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熈筆無復有公是  
非矣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凍水記聞  
非其光曾祖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  
萬卷焚之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檜立家廟賜祭  
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檜久憾浚至是大怒卽落浚  
節鉞貶連州尋移永州 貶洪皓于英州趙鼎歿于  
吉陽軍先是有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之旨又令月申

存亾鼎知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雖聞其死而歎息者亦加以罪十八年煇除知樞密院事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謂公相必大襲蔡京之迹迪功郎王庭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胡銓自新州移貶吉陽軍以作頌謗訕也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申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番人我便要殺你磔全于市王揚英上書薦煇爲相檜奏揚英知秦州二十二年又興王庶二子之奇之荀葉一省楊煒索敏求四大獄初王庶卒于貶所以

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爲人所告坐謗朝廷編管子梅容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嘗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詆和議安置三省於筠州遠於高州考官湯思退等初知貢舉卽語人曰吾曹可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爲編排填與第二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王一德元老且及存趙事帝讀填策皆檜煇語於是擢孝祥爲第一降填第三未幾填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千人捕

之不以聞普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  
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卽奏矣退而求其故  
知普安言之遂奏普安居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二  
百緡帝爲出內帑給之初普安與恩平群王璩同養  
於宮中普安英睿夙成檜憚之憲聖后亦主璩上意  
雖有所向猶未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浩時爲普安  
府教授卽爲王言上以試王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  
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已而皆竟賜  
焉上意遂定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  
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愿中由此得召又有請檜

乘金根車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  
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瓜  
雙蓮悉繪之趙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爲人所告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衿  
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衿南外宗正司  
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  
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拏戮鼎子汾檜忌  
張浚尤甚故令衿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浚浚在  
永州檜又使其死黨知潭州伺察之至是使汾自誣  
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

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唯流涕而已。煇請奏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煇猶遣其子墳。夜見臺諫徐嘉謀奏請已爲相。丙申詔檜加封康節郡王。煇進少師。皆致仕。墳堪竝提舉江州太平興國。是夜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忠獻。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嘉定元年。史彌達奏復王爵。贈謚。朱熹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滕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之爲逆。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

### 宋湯思退

湯思退處州人。紹興中試博學宏詞科。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玄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玄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黨信。用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被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金帥紇石烈志寧遣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旣行。上戒勿許。四

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與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海泗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將割素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其子棫入奏仲賢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郡下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右僕射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兵邊備竄仲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

日敵世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之望驛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旣而金專事殺戮上章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末州于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等奸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歿

宋韓侂胄

韓侂胄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后女弟，仕至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知閣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定策立皇子嘉王，時高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啟太后。侂胄兩至公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開禮問故，入白太后言甚懇切。太后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日已向夕。汝愚卽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翌日太后卽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卽皇帝。

位。寧宗旣立，侂胄欲進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侂胄但遷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疎遠之。汝愚不以爲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褰冠濶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曰：「深雪川劉攽者，曩與侂胄同知閣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

計議。攷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與佞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佞胄愕然。因問計。攷曰。惟有用臺諫。爾佞胄問若何。而可。攷曰。御筆批出是也。佞胄悟。卽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佞胄之黨。汝愚之迹始危。佞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鏗。鏗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佞胄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卽奉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佞胄之見汝

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旣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黃度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佞胄得罪。太學生楊宏中蔣傳等又以上言論佞胄編置朝士。以言佞胄遭責者數十人。而祖儉安置韶州。佞胄拜節度使。又設僞學之目。以綱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爲言官。澹謂僞學宜加風勵。或指汝愚爲僞學罪首。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臣圖之。汝愚抵衡。暴薨。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佞胄。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僞黨。正坐罷。佞胄加開府儀同三司。中書舍人。

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  
除之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奏不必更及  
舊事務在平政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  
黨皆怒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  
圖爲不軌動搖皇上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  
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命隕群邪屏跡自御  
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  
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奸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  
他日不相與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  
下何未悟也宜命退伏田里循省愆咎詔僞學之黨

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哀然言  
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  
察審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任四差遣已而言者  
又論僞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  
詔監司帥守薦學改官竝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  
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四  
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  
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較士論  
壯之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熹爲奇貨然憚  
清議無敢先發者侂胄意未決而胡紘未達時嘗謁



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絃不能異也絃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之也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爲已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除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採撫熹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侂冑擢爲御史絃以疏章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劉三傑入對論僞學之黨今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侂冑大喜即日降旨除三傑右正言知綿州王沆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會受僞學舉薦保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

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簡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呂祖儉葉適項安世楊簡袁燾蔣傅蔡元定呂祖泰等凡五十九人吏部侍郎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冑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

胃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甚然而至今得罪於清  
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其初無  
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鐘劉德  
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  
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  
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處士呂祖泰祖儉從弟  
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  
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籍口我雖無位  
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  
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

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  
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  
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  
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躡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  
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  
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  
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  
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  
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  
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

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言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言者希佞胄意効必大首植僞黨降爲

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佞胄意而謀實始京鎗逮鎗死佞胄亦稍厭前事欲漸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或說佞胄以爲不弛黨禁後必不免報復之禍佞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除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寢解三年佞胄拜太師時佞胄以勢利蠱士大夫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斤損晚節以窺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佞胄童子師自選入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佞胄廝役也亦皆預聞國政超起顯仕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

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撓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請侂冑除平章軍國事序班丞相之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冑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竝納其第侂冑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侂冑議恢復左相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剗國用司總竅內外則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掎克民財州郡騷動侂冑欲審敵虛實

故遣陳景俊往賀正且景俊還金主環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亦未許知卿歸國當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金使來賀正且入見侂冑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金使遂倨慢侂冑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侂冑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輸崇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崇乃遣劉祐持書於揆

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人，乃可崇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崇，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金人攻蜀，吳曦叛，受金命，稱蜀王。崇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胄忿怒，崇坐罷。曦反狀聞，舉朝震駭。侂胄亟遺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募可以報使金

帥府者，近臣薦方信孺，可使自蕭山承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答之。侂胄矍然，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萬；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大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之官，臨江軍。居住和議，遂輟。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爲江准置制使，復銳意用兵。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誅侂胄，意甚秘。先是中宮虛位，楊貴妃曹美人皆有寵。侂胄畏楊權數，以曹柔順勸上立之上。意向楊，侂胄不能奪也。后甚怨之。及是皇子榮王入

八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叅知政  
事錢象祖李壁出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  
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  
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  
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  
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  
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極殺之嘉定元年金人  
求韓侂胄首先是群臣間亦有此請上重於侂胄至  
是樞密林大中吏部尚書樓鑰等皆以爲和議重事  
待此而決奸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

辱國獨叅知政事章良能以事關國體抗詞力爭衆  
遂指之曰是嘗受侂胄恩欲爲之地也上乃命臨安  
府斲侂胄棺取其首遺之其後金主嘗引南使觀忠  
繆侯墓且釋曰忠於爲國繆於爲身詢之乃侂胄也  
是時金已衰弱淮襄皆受兵凡守城者皆不能下而  
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  
當時有詩諷之曰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  
期朱熹彭龜年旣以論侂胄去貴戚吳玘語人曰帝  
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  
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大修

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佞胄死，寧宗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佞胄當國，岳上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將若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闐闐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佞胄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呷睨神器，窺覘宗社。

口益炎炎，不敢嚮邇。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媼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阿附佞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耻，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佞胄不知有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僎，倮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風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剗膏刻血，包苴佞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

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  
奚暇爲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牙爪者也程松之  
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魯之貢  
子爲郎富宮之庸駑克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  
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僧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  
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  
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  
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  
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  
師旦周均是吾有三中國也

### 宋史彌遠

史彌遠慶元鄞人宰相浩之子也淳熙十四年舉進  
士歷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  
已而邊兵大衄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今出戍旣  
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  
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  
勿輕調發旣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侂胄乃誅彌遠  
遷禮部尚書趙善湘以從官開闢指授之功居多日  
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



從官不許爲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謂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旣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崩廢濟王託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檢子理宗德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彌遠處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爲製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群起而

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爲鷹犬於是  
一時之君子被貶竄斥遂不遺餘力云太子詢薨迺  
立竑爲皇子封沂國公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媼  
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媼人矚竑動息  
必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竑指  
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爲  
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  
七日進乞巧竒玩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竑又書字  
於凡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彌遠心腹走  
白彌遠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真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秀時兼宮教聞其事遂力辭去臨行諫曰太子若能  
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  
不聽立貴誠爲沂王後貴誠後更名昀一日彌遠爲  
其父飯僧慈淨寺獨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  
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  
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卽君坐也然言  
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之  
族皆赤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忠憲王  
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  
之上謁彌遠卽以昀詩文翰墨以示彌遠譽之不容

口彌遠嘗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  
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  
遠領之寧宗崩彌遠始遣清之往告昀以將立之之  
意再三言之昀然不應最後清之乃言曰丞相以  
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腹心於足下今足下不答一  
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於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紹  
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是時竑  
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  
子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  
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竑不能自已屬目墻壁間見

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暝  
不知其爲誰甚惑昫旣至彌遠引入樞前舉哀畢然  
後召竑竑聞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  
彌遠亦引入樞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旣  
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仍就舊班竑愕然曰  
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以前  
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爾竑以爲然遥見燭影中一  
人已御坐宣制畢閣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  
卽位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皇后矯遺詔竑進封  
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帝因加竑少保進封濟王九月

丁丑以竑充醴泉觀使令就賜第寶慶元年湖州人  
潘壬與其兄甫弟丙以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  
謀立濟王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曰遣兵  
接應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其衆以待及期全  
兵不至壬懼事泄乃以其黨襍販鹽盜千餘人結東  
如全軍狀陽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竑竑聞  
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竑號  
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  
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于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  
官屬入賀僞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彌遠廢立罪云今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一  
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討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  
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竝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  
遣王元春告於朝彌遠懼甚命殿司將彭任討之至  
則事平彌遠令容秦天錫託召醫治竝疾竝本無疾  
丙戌天錫詣竝諭旨逼竝縊于州治追貶巴陵郡公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二

左編

盜類

秦陳勝吳廣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秦二世元年  
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  
蕘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  
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  
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  
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無

題目雖大  
具潦草知  
不久矣

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爲然。將尉醉。度故數言欲亾。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宿策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

韓信所請  
假王即此  
見不足輕  
重也特假  
托耳

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下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廣圍滎

不通

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賢人也。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令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軍不成，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上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不失賢人水色自勁，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

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趨趙兵亟入關，趙正將相相與謀曰：「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比狗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敵，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國卒史韓廣將兵北狗燕。燕地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王。」韓廣曰：「廣毋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

之家乎。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毋家屬歸之。是時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甯陵君爲魏王。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

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滎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鷄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告軍吏曰：「武平軍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軍，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

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歿臘月勝之汝陰還  
 至干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礪謚曰隱王勝  
 故渭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  
 賈復以陳為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  
 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歿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  
 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縛留至咸  
 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勝軍敗乃立景駒為楚王  
 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  
 與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歿生楚安得  
 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儼殺公孫慶秦  
 左右拔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聚與番盜英  
 布相遇攻擊秦左右拔破之清坡復以陳為楚會項  
 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

楚項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  
 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秦  
 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  
 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自此奇籍秦二世  
 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梁乃召與計



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與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讐伏，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爲，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辨，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

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邵平爲陳勝、徇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爲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

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眾從之，迺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拒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無道。乃引兵擊秦嘉，兵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歿，軍降。景駒走歿梁地。梁已并秦嘉軍，守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粟梁，使別將朱鷄、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歿。朱鷄石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鷄、石。梁前使羽

為嬰設棄  
強增何不  
言蓋楚之  
無罪愚甚  
矣

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歿，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

知人

淄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僖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僖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趨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兵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雍，兵大破秦軍，斬李繇，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北至

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繇，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歿，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

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  
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  
鉅鹿此所謂河北之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  
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  
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  
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  
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  
破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

覆王誤矣

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擊輕銳

以解上將次將之好

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

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

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曰將戮

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

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

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

秦強何敝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

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寡

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義

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讐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

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不可為者相國趙高顯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

前一段  
後一段  
真

阮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  
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  
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  
已十數萬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  
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  
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  
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  
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  
還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  
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

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  
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羽召軍吏謀  
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  
虛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為  
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為前行漢元  
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  
安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亡  
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  
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  
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

諸將損德  
不小

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楚。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萬餘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

自坑二十  
萬后羽牛  
氣已盡

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其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

又誤

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亾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爲翟王，王上郡，徙

太費心

亦有規模

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



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亾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乃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

初下盤局  
驟見掀番  
故子房得  
下一二陰  
看

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狗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

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  
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  
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  
城郭室屋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  
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亾卒  
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  
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  
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  
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  
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穀泗水漢

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  
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水爲不流漢王  
乃與數十騎遁去太公呂后間求漢王稍收散卒蕭  
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  
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  
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  
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羽欲聽之歷陽  
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  
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以  
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

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歿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烹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迺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

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  
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  
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  
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  
守、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  
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  
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  
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咸陽、  
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  
之、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

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  
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  
進兵追羽至胡陵、復爲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  
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  
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  
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  
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  
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  
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

何歌數曲，美人之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 隋李密

李密，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多策畧，散家貲養客，禮賢不愛藉，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人顧盼不常，無入衛它日，述論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

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遶見于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嘗私謂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嗚咄嗟，足以讐敵，我不如公。」擊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齋糧竭，舉麾

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  
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留。直  
保長安。東出崤東。制諸夏。是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  
計也。若因近趨便。先取  
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  
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吾上策。今百官家  
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搖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  
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克。既獲內史舍人  
韋福嗣。遂任之。故謀不專。密福嗣耻見執策。議皆持  
兩端。密揣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爲我虜。志在觀望。  
公初舉大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斬以徇。不從。密謂

所親曰。玄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矣。福嗣遁去。會  
左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  
玄感。勸舉大號。玄感問密。密曰。公雖屢勝。而郡縣未  
有應者。東郡尚強。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  
奈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曰。策安決。  
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  
西從之。至陝。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機在速。  
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  
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兵至閿鄉。追及而敗。密  
羸行入關。爲邏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等至行在，且蒞醢。今尚可以計脫，何爲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曰：即死，幸報德。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飲，笑謹。謹守者懈，密等遂夜亾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饑，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遠，教授諸生，自給。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媚婿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迹捕，復亾去。時東都賊翟讓聚黨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于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遠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

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亾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爲讓計曰：今廩無見糧，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亾無時。不如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肥，方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皆下。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兵討讓，讓素憚須陁，欲引去。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讓不能已。陣而待，密率驍騎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伏于丘莽間。須陁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

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興，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畝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臯西，密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衆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等乃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即位，刑牲，軟血，改元永

平，大赦。其文移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廣造雲旛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鷲，進逼東都，燒上春門。四月，隋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於密。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乘之，仁基等敗還。保鞏，密自督衆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諸賊帥黎陽李文相、洹水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孝德皆歸密。因襲取黎陽倉，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黃地附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來歸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盜類 三  
令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護軍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亾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東鎧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強然後東向指搗豪傑天下廓廓無事矣今遲之恐爲人先密曰僕懷此久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偕西且諸將皆群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止是時隋軍益出密負銳急與之礮中流矢臥營中隋軍乘之密衆潰棄倉守洛口唐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致書於帝呼爲兄請合從以

滅隋大畧云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弒後主執代王爲意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畧若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爲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剽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密得書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河陰舉之珣極罵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

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亾去，煬帝遣王世克選卒十萬攻密。世克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克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薄山，地隘騎追，不得騁。世克多短兵，盾攢蹙之。密軍却，世克乘勝進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而西突。世克營，世克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翟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自爲大冢宰，收密權。讓兄寬亦曰：「天子當自取，何乃授人？」密聞之，與鄭頽陰圖讓。會世克兵又至，讓出拒，少退。密馳助之，戰石子河。世克走，明日高會饗士，讓至密所。鄭頽房彥藻皆在坐。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房彥藻白密曰：「今方爲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麾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并殺其兄侄及儒信。密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讓殘忍，信儒貪縱，故歿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

與其強同  
不如判決

矣。始王世克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歿，大失望，嘆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固不可測也。隋將楊慶守滎陽，因說下之。世克夜襲倉城，密伏甲殪其衆。十一月，唐高祖入長安，義寧二年，世克復營洛北，為浮梁，絕水以戰。密以千騎迎擊，不勝。世克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克大潰，士爭橋溺歿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克脫。會夜大雨雪，士卒僵歿，且盡。密乘銳拔偃師，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萬，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於陣。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粲、楊士

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三月，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宇文化及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內史令元文都謂其同官盧楚等曰：今讐耻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畀以重官，使擊化及，兩寇自鬪，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佐利吾官賞，亦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為然。即以琮齎勅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

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册拜密大尉尚書令東南太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於解和謂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克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爲耶文都等亦疑世克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密旣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追至黎陽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

德不能諫又虐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卽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爲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當折箠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化及糧盡乃僞與和化及喜使軍恣食旣而密饋不至乃寤遂大戰童山下密中矢頓汲縣堅壁化及勢窮掠汲郡趨魏縣其將率所部兵多歸密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弑其父兄子弟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

之大懼，與盧楚謀，因世克入朝，伏甲誅之。事泄，爲世克所殺。初，化及留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逆人于弘達，獻于侗。侗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克殺元文都，乃止，遂歸金墉，拘侗使，不遣。初，密旣殺翟讓，不卹士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司食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今百姓饒損，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稟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規其違，密內不喜，使出

此策腫

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克乏食，密少帛，請交相易，難之。邴元貞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克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歿，士卒疲病，世克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克，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克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卽兵皆疫歿。世克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克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擊密，旗旛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

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于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  
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印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  
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  
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  
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  
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  
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  
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鬪不得求走  
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畧樊文超  
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且江淮新

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勲効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  
志密惑而從之仁基擊地嘆曰公必後悔遂出兵陣  
兩軍接埃霧囂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  
動世充督衆疾戰先是世充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  
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諫曰已獲李密矣士  
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仁基祖君彥皆爲世充所  
擒初邴元貞爲縣吏坐賊亾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

此策好

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  
貞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  
拒世充留元貞守洛口倉元貞性貪鄙宇文溫謂密

曰、不殺元貞、必爲公患、密不應、元貞知之、陰謀叛、密  
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  
貞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  
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  
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  
輕騎奔虎牢、元貞遂以城降、密初獲東都國子祭酒  
徐文遠、以故嘗受業、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  
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  
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  
曰、願竭庸慮、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

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  
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克亦門人  
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  
充、不可入朝也、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  
之、謂曰、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  
慟絕、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  
必富貴、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  
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  
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滅竇融、豈不以台司處  
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帝嘗呼爲弟、妻

以表妹獨孤氏。後禮寢薄，執政者又求賄，滋不平。因朝會進食，密耻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此。伯當心亦快快，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克如拾芥耳。』上聞密故將，多不附世克，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

逆順二字  
遂判叛生  
李密叛唐  
彥師斬之  
邴元貞叛  
密壯才幹  
斬之

子所能取。今使二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未下者，密請與賈潤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潤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潤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十二月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亾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



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潤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  
召我還天子曰有人確執不許此蓄行矣吾今若  
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渡河北  
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  
何潤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國家姓名著於圖讖  
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  
實據熊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  
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不若應朝命以明元無異  
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不  
聽潤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爲未可密不從伯當

伯當二心

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  
同歿耳然終恐無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  
給桃林縣官曰奉詔覲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  
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羃羅藏刀裙下詐爲妻妾  
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衆直  
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  
善相令以兵應接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  
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  
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  
必梟其首萬寶曰卽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

八 統類集 卷三十三  
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  
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  
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  
賊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隘險無所施力一夫殿後  
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既度陝以爲  
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  
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年三十七伯當俱歿傳  
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  
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葬具威儀三  
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密素

得士哭多嘔血者邴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  
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  
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國

補  
厚安

起

退

密

賊谷

必

其首... 賊谷... 必... 其首... 賊谷... 必... 其首... 賊谷... 必...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三

左編

盜類

隋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為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亾，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群盜起，乃謀曰：水潦為災，民力凋敝，主上不恤，而親駕臨遠，且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詎為亾命虜乎？吾聞高鷄泊廣袤數百里，葭蘆阻奧，

可以違難承間竊出，椎埋掠殺，足以自資，因得聚豪傑，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爲招亾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之入高鷄，爲盜。安祖號模羊公。時郇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間。蓼人高士逵兵千餘屯清河，郇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閭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卽率麾下二百人亾歸士逵。士逵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安祖爲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逵，士逵自以智畧不及建德，乃推爲軍

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旣統衆，思用竒，厭伏羣盜，乃請士逵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亾狀。士逵取所虜陽言，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遺絢書約降，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欲與盟，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獲馬千匹。絢以數千騎去，追斬於平原，獻首士逵。威震山東，隨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畏誅，復屯嘯歸。建德義臣乘勝欲遂入高鷄泊，建德謂士逵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逵不納，留建德

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捷遽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衆保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逾於陣追壁薄壘守兵潰建德不能軍以百餘騎走饒陽饒陽無備因取之義臣已殺士逾疎謂餘黨不足憂引去故建德得還平原收士逾士死皆葬焉招潰卒得數千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長宋正本爲客尊任之叅決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王以兵畧幽州戰歿其下魏刀兒號歷山飛壁深澤

衆十萬建德以計襲取之并有其地十三年正月築壇塲於河間樂壽自立爲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署官屬分治郡縣七月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僞遁世雄以爲畏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隋軍驚潰世雄引數百騎亾去盡得其衆獲河間丞王琮勞遣之琮復嬰城建德進攻未下而河間食盡聞煬帝遇弒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吊琮因請降建德爲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微

義

纒。與言隋之亾，琮伏哭極哀。建德亦爲泣。麾下或言河間久拒宋，多殺士。今力窮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諂士也。吾方旌擢以勵事君者，且往爲盜，可矣。殺人，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卽令其軍曰：與琮隙者，敢輒捶罪三族。乃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金城宮，備百官，準開皇故事。武德元年，字文化及至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乃吾讎，欲爲天下誅之，何如？正本曰：大王奮布衣，起漳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仗順扶義安四方也。化及爲隋姻里，倚之不疑。

義

今晟君而移其國，仇不共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善之，卽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先謁蕭皇后，語稱臣，執宇文智及、楊士覽等，召隋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轅門，囚化及，并其子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性約素，不喜食肉，飯脫粟加蔬，具妻曹未嘗衣紈綺。及爲王妾，侍裁十數，每下城破敵，貲寶並散賚將士。至是，得宮人尚千數，有容色，悉放去。其文武驍果尚餘萬，各聽所之。仍以誅化及報越王侗，侗封之夏王，遂號大夏。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右僕射，餘隨才。

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關中及東都者，恣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於境。二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洛州，遂遷都焉。更號萬春宮，使人如灌津祠，先墓置守冢三十家。又遣使朝伺，因與王世克結歡。北聘突厥，士馬益精，男俄而世克廢，伺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以齊王暕子政道爲郟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蕭后建德自將千餘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釋之。復使世勣守黎陽館，王劬以睿

禮。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爲？」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充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年，世勣自拔歸國，吏白建德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不念其主，忠也。父何罪？釋不問。」高祖遣使修好。建德卽以神通歸京師，嘗執趙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賓等，將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夫犬吠非其主，彼悉力堅守，以窮就擒，仗節士也。今殺之，無以勸。」建德怒曰：「我傳其城，猶不下，勞費士旅，何可赦？」敬曰：「王之大將高士興、抗羅藝，

於易南兵未交，士興即降。王以爲可乎？建德悟，即釋之。然其大將王伏寶數持兵，功畧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刎左右手。平後，數戰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爲羅藝所敗。藝乘勝襲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出，敗藝衆，進薄其城，不能拔，乃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擊之，會秦王伐東都，其中書舍人劉武獻說曰：唐據關內，鄭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足相持勢也。今唐悉兵臨鄭，出入二年，鄭人日蹙，二國兵不解，唐強鄭弱，勢必舉鄭。鄭滅則大夏

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莫若援鄭，使鄭抗其內，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却。唐却而鄭定，然後徐觀其變。鄭若可圖，因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師老，長驅而西，關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克，與連和。會世克亦自乞師。四年，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戍之。悉發海公徐圓朗之衆，并兵號三十萬，救世克。至滑州，世克行臺僕射韓弘開城納之。建德進逼元梁，管三州皆陷，遂屯滎陽，運糧沂河西，上舟相屬不絕。壁成臯東原，築營板渚，遣使與世克約期。又遣秦王以書，三月，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



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賊覺，出騎追之。王漸却，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失覘騎，又聞唐兵精，得書猶豫，頓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克弟世辯爲徐州行臺，亦遣兵數千人從建德。王遣王君廓以輕騎抄其饗，執賊大將，建德懼，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有三利：乘虛擣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鄭圍自解，三也。」建德將從之，而

世克所遣兄子王琬，內史令長孫安世，日請兵西，每言必流涕。又陰齎金玉啗諸將，以撓其謀。衆乃曰：「凌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謝曰：「今士新銳，天贊我也。」師將大捷，方用衆議，不得如公言。敬固爭，建德怒，命扶出。其妻曹氏諫曰：「祭酒計且善，王盍用之。」夫自盜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今頓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爲陣，西薄汜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爲游兵，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日賊起山東。

善行好着  
數亦會建  
德之事賢  
布有識

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  
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  
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柰秦叔  
寶纏麾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建德  
被重創竄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獲之傳而西斬  
長安市年四十九初其軍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  
久至是果敗建德妻與其左僕射齊善行以騎數百  
遁還洛州餘黨欲立其長子為主善行曰夏王奄定  
河朔號爲威強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  
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令各  
解去善行乃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及建  
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入璽來降

### 漢劉盆子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天鳳元年  
瑯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  
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  
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  
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  
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  
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

少年壯其志，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宜、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

遂北入青州，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其中訾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三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

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亾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擊殺河南太守，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三年正月，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尅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

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怒，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賊，不可以久，不若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卽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

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暉為近。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帝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復還依依。卿俠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乘軒車大馬赤屏泥而猶從牧兒遊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蕪根捕池魚而食之灰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其泉樂人尚共擊鼓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灰不出劉恭見赤眉衆

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立且一年殺亂日甚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入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灰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輶為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

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于鄒破  
春殺之遂入安定北方至陽城番西中逢大雪坑谷  
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  
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多  
得行姪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都夷  
反爲所敗禹乃走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  
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門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  
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  
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藁街中禹兵敗走延  
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數萬人與逢安戰於社稷岑  
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  
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職吾當於內反之表裏  
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  
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十月下營見旗幟  
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  
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蔽  
野遺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  
十餘萬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  
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  
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

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峭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又謂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今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滅楊音。

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漿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

### 漢張角

張角，鉅鹿人也。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

簡別不知  
撫恤

以萬數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  
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救不  
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  
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  
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  
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  
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州郡忌諱不  
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  
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方詔陶  
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

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歿黃天  
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上書京城寺門及州  
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陽數萬  
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諤徐  
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中平元年角  
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雜  
陽外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  
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  
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二月角自稱天公將  
軍角等實稱地公將軍實弟梁稱人公將軍旬月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間天下嚮應安平甘陵人各執其主應賊以河南尹  
何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  
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  
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  
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潁川黃  
巾皇甫嵩朱雋合將四萬人共討潁川嵩雋各統  
一軍雋與賊波才戰敗波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  
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入風嵩約束軍士皆束  
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  
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會騎都

尉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  
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與雋乘勝進討  
汝南陳國黃巾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  
言其狀以功歸雋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遷鎮賊中郎  
將詔嵩討東都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  
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  
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  
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  
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何無一人白之減死一等遣東中  
郎將董卓代之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

角、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聚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歿者五萬餘人。角先已病歿，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萬餘人。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飯，故所嚮有功。角餘黨以趙弘爲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誣雋者，詔徵之。司空張溫上疏

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歷戰，乃能克敵。雋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歿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

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敵，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 漢張魯

張魯，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歿，子衡行其道。衡歿，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衆焉。歿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

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其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即三老從事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熹

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修爲五斗米道。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閻圃諫曰：漢州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于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于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曹操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操攻破之，遂入蜀。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柱。灌赴村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已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爲子彭祖、瓦魯女。魯夢謚曰原侯。

晉孫恩盧循

孫恩，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爲亂，以其與元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顯交厚成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輒發其謀道子誅之。從子恩因逃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暉琬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讐。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湧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鬪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

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徐州刺史謝琰爲會稽內史。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邢浦琰遣叅軍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邢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綠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於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綠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洲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躡之於郁洲，累戰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凶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貢獻。時朝

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燕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松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卽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

者數四故舩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  
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  
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  
將軍何無忌率衆拒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  
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併力攻京都若尅  
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  
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  
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  
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  
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裕懼其侵軼

乃柵石頭斷祖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爲暴風  
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  
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  
潯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  
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衆繼  
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  
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  
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  
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  
固循乃襲合浦尅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

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鼠雀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鳩諸辭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屍斬之。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後魏破六韓拔陵

後魏破六韓拔陵。沃野鎮人也。初梁武帝普通四年。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環崇長史魏蘭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疆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

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比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及元義秉政。賄賂恣行。復以宦者劉騰為司空。公私屬請。惟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牧守令長。率皆貪污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



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或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或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陷則武川亦危。或許其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臨淮王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或坐削除官爵。加李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

激亂

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魏自拔陵之反，二夏、幽、涼，寇盜烽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薛珍等聚黨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栢兄弟數爲寇盜，刺史崔游誘之，使降，引爲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群氏。旣而因晏會盡收斬之，所部猜懼，城民張長命等攻游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殺其鎮將，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魏遣吏部尚書元修義兼尚書僕射爲西道行臺帥，諸將討念生。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

激變

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滿門子弟以處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是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入言之

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惟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縱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犇命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關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師為亂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師之舉日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

斥危言也  
可置不省  
乎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遲繫廷尉遲以女妓田園賂元義卒得不坐念生遣  
兵攻仇鳩河沌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擊破  
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  
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收其器械子建  
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  
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弟外戍諸  
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真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  
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  
猖狂非有素蓄雖據西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  
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颺至風舉逆

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  
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  
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  
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疆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  
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  
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  
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  
折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於隴  
口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東西部勅勒皆叛魏附於  
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浹之下詔諸州鎮軍

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又乃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廣陽王浹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賀度拔父子及

羽人

武川字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尋與鐵勒戰歿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陷之執都督元志送念生殺之念生又遣兵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六年正月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於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脇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一倍

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眾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眾亦引還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與軍繼其後天生悉眾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先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疆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柰何助賊為虐翦以為賊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

讀此學語 使兒女子 魏火

之二月念生遣都督楊鮓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四月敕勒酋長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勒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兵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特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為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勒明達引兵

延伯輕浪  
前此稽留  
抄掠亦坐  
無律

自東北至降賊自西兢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  
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  
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二萬人寶寅收  
衆退保安定延伯自耻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  
安定西進去賊十里結營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  
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  
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  
平復失驍將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見胡太后  
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徃徃不與  
六月拔陵圍廣陽王深於五原軍士賀拔勝募二百

河原

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  
勝常爲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  
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猶存久之道路沮絕援軍  
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旣而詣  
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叅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今  
寇盜蜂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  
諭以禍福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  
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  
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  
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

得人

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拔陵軍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賊前後降者二十萬人元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置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八月魏柔玄鎮杜洛周周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沒郡縣圍魏燕州刺史崔乘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

元譚討之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七年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五原降戶鮮于修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四月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都督李琚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粟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十餘級洛周帥衆南趨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八月賊帥元洪業斬鮮于

修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葛榮既得  
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  
涇州收散卒萬餘人屯逍遙園東念生進逼岐州城  
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行臺羊深棄城走賊帥據北  
華州及豳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  
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行臺節度關西諸  
將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楊侃隱身塹中射  
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魏右民郎路思令上疏竊以  
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啣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

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  
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以衛身兼復  
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  
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  
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  
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  
益甚主民凋弊凡以此也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  
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  
以順討逆何異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二月秦賊據  
潼關三月魏主詔將西討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詔



題  
宜其友

主言急計

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葛榮久圍信都魏以光祿大  
夫源子邕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蕭寶寅之敗也有  
司處以死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  
復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自關以西皆  
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  
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  
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  
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  
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  
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

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及太  
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  
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  
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為尚書令還其舊封蕭寶  
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  
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  
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  
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  
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  
之於胡太后太后救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

編頁集  
卷之三  
盜類

元道元  
八下奇上  
已可惜可  
情

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闕右大使寶寅聞之  
爲謂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問  
之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  
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一子不般關中亂  
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  
寅遣將攻殺之收殮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  
可憐異十理稱爲陽椿父子所諧十月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  
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  
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修義亦聚衆河  
東分據塩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

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  
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竭無救援城陷  
榮執孚逐出孚兄祐爲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  
生歿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爲歿都督潘紹等數百  
人皆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  
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爲冀州刺史  
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  
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  
月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  
俱敗歿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

得人

相州刺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榮盡銳攻之，不能克。二年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有應津者，遺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為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後祖吐豆癸精騎一萬南出前。

得人

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己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見。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蕭寶寅攻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於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澗，封疆多在郡東。」

修義驅帥十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  
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乃使  
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錐壁侃聲言  
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望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  
自還村俟臺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  
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  
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  
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  
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遣將侯終德擊毛  
遐會郭子恢等屢為魏軍所敗終德亦因其勢挫還

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携其妻南  
陽公主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醜奴  
以寶寅為太傅是時魏主遇弒尔朱榮入洛陽二月  
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陷魏滄洲榮軍乏食遣  
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  
討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  
師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八月葛榮引兵圍鄴  
尔朱榮救鄴擒葛榮至洛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  
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尔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  
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

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多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許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二年，万俟醜奴侵擾關中，尔朱榮遣武衛

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勅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柰何？」岳曰：「願得尔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悅，以尔諸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蜀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

蜀賊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克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使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淺水，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

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山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遣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

皆縱遣諸柵間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  
降涇州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  
騎追之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閣侯莫陳崇單騎入  
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  
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魏以關中  
平大赦万侯醜奴蕭寶寅至洛陽帝乃賜寶寅歿於  
馳牛署斬醜奴於都市

### 隋宋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  
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

鏡於堂上紙素上重爲蛇爲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  
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  
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  
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  
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  
至其所透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  
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  
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  
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  
兵反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

商賈出山故新與... 士命然無... 大聖... 國...

茶





